



# 《被遺忘的連結》 (*Forgotten Connections*) 一書評論

方永泉\*

## 壹、前言

K. Mollenhauer 名著《被遺忘的連結》英文版終於在2014年問世，這對筆者來說，可說是翹首期待已久的大事。從筆者幾年前在 Tenorth (2001) 的文章〈*A New Cultural History of Education: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Histor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中得知 Mollenhauer 著有此書，而在此書中 Mollenhauer 嘗試從西洋藝術史中著名的自畫像來進行教育的詮釋後，即一直期盼此書英文版的問世。後來幾年中又在本書的相關網站中，知曉本書被譽為德國教育的經典之作<sup>1</sup>，對於20世紀的教育及課程理論頗有貢獻，則更增加了筆者的好奇心與興趣。無奈該書的英譯出版一延再延，令人頗有「只聞樓梯響，不聞人下來」之慨，雖然該書的網站一直有部分的英譯內容出現，然而直到今年年初時本書方才出版。筆者得知此項訊息立即購入此書，在閱讀了本書之後，深覺本書對於我們重思教育的本質與意義頗有啟發，同時也能幫助一向對於德國當代教育理論相對陌生<sup>1</sup>的國內學者更加認識德國的教育理論發展，

---

\* 方永泉 Yung-Chuan Fang，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電子郵件：ycfang1965@gmail.com  
本文評介：Mollenhauer, K. (2014). *Forgotten connections -- On culture and upbringing*.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sup>1</sup> 其實在臺灣教育學界，教育理論的啟蒙過程中，德語的教育著作絕對是一個重要泉源。從早年的田培林、王文俊等對於德語世界教育理論的引介即不遺餘力，後來的詹棟樑及楊深坑、馮朝霖等人亦對其進行了有系統的探討。目前梁福鎮及朱啟華、張淑媚等人亦有計畫地對德國當代教育哲學進行了推介。不過由於一般國人或學者對於德語的熟稔程度仍無法與英語相較，故對於德國這個教育研究重鎮的教育理論發展仍略顯陌生。

故而在滿足個人的「求知癖」後，也甚願向國內教育學界介紹本書，特別是教育哲學及教育史的研究同道。

## 貳、作者 K. Mollenhauer 其人

也由於對德語教育學術界的陌生，國內教育學者除了教育哲學的研究者外，可能仍有許多人並不知道本書的作者 Klaus Mollenhauer（1928-1998）。Mollenhauer 是 20 世紀德國批判教育學（有時亦被稱為解放教育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和當時許多出生於 1920 年代的德國學者（如 J. Habermas 與 N. Luhmann）一樣，他們都曾於二戰末期以青少年十來歲之齡被迫加入軍隊。

二戰結束後，Mollenhauer 回到學校，進入了 Göttingen 大學教育學院讀書。在學期間，他深受德國哲學人類學者 H. Plessner 啟發與影響，後者被他視為「在大學中的最重要老師」。Plessner 對於 Mollenhauer 的影響，也可在《被遺忘的連結》一書的第二章及第六章多處引用其著作看出。Mollenhauer 的博士論文是在 E. Weniger 的指導下完成，Weniger 所代表的哲學傳統屬「精神科學教育學」（*geistwissenschaftlich Pädagogik*），而此一傳統可上溯至 18 世紀，與德國哲學中的觀念論及浪漫主義有著密切關係。雖然 Mollenhauer 所開展的批判教育學為對精神科學教育學的反動，然而在他心中卻一直有個思索已久的問題，那就是：「當年長一代和年輕一代在一起相處時，其究竟所求為何？」（What does the older generation want with the younger?）<sup>2</sup> 而此一問題最早正是由浪漫主義的學者 F. Schleiermacher 所提出的。

事實上，有關年長一代與年青一代關係的問題，並非 Mollenhauer

<sup>2</sup> 此為 Mollenhauer 在接受 Th. Schulze 訪問時，針對其一生學術工作的主題之問題時，所作的回答。

所獨鍾，在 1950 及 1960 年代的德國時早已被投以許多的關注，特別是在之前的納粹統治時，年長一代多半與納粹有所牽連，因而被認為必須要對年輕人的某些行為有所負責，加上當時的長輩們還習用壓迫的方式來對待年輕人。早在 Mollenhauer 起步學術之時，即以「解放」年輕人為務，希望讓其能打破家庭帶給他們的束縛，讓其能重新地進入社會中。在 Mollenhauer 於 Frankfurt 大學獲得學術職位後，他甚至還開放自己的家庭收容那些麻煩纏身的年輕人一指投身激烈社會及政治運動的學生，而 Mollenhauer 也因為他的此種作為以及對於社會運動的同情，在 1960 年代時的社會運動者心中獲致了良好的聲名。

滿懷著社會改革的熱情，Mollenhauer 於 1960 年時創建了德國批判教育學的新典範，其在 1964 年所著的〈教育學與合理性〉(Padagogik und Rationalitat) 一文，可說德國當代批判教育學理論的奠基之作(張淑媚，2008：4)。作為一個批判教育學的學者，Mollenhauer 所關注的當然是社會正義的問題，不過他在政治的立場上倒不是那麼激進，至少他並未完全走向議會民主外的革命路線。他從學術的角度剖析了教育與政治間的關係，其首先敏銳地察覺到過往文化遺產與當今社會需求間的緊張關係，於 1968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教育與解放》(Education, and Emancipation)，在這本書中則可看到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所給予他的影響，尤其是 M. Horkheimer、T. H. Adorno 及其同時代的 Habermas 的影響。其 1972 年的《教育歷程理論》(Theorien zum Erziehungsprozess) 則引用了溝通理論，主張教育的目標在建立一種溝通結構，並在此結構中使學生獲得「論辯」能力，實現師生間平等的論辯與對話。

不過到了後來時，Mollenhauer 的思想卻開始有了轉變，也許是早年所受的精神科學教育學的薰陶，在潛藏心中已久後終於發揮作用，Mollenhauer 重新體會了傳統及文化遺產在教育過程中的重要性；他相

信，在面對傳統及文化時，我們所作的不僅是保持距離或冷漠地批判它們，而是要正視它們對於我們生命成長過程中的影響，甚至選取其中最具有價值的部分來完成我們最真實的生命。「首先最重要的是，當我們在以某種方式或其他方式進行教育時，所發生的所有的事情都與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關連在一起，因此每個事件……都有政治的因素存在。……在這樣的連結下，我們不僅忘記了那些相同的社會結構其實不一定會成為新的世代在進行『陶冶』（Bildung）時的包袱，相反的，年青人需要這些結構，以便能進一步去掌握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遺產。」（Mollenhauer, 2014: 9）。我們雖不能斷定 Mollenhauer 於 1983 年在出版《被遺忘的連結》時即代表了他與批判教育學間的完全決裂，然而此確也顯示了 Mollenhauer 並不願走上批判教育學的過激路線，或是全然從社會學的視野來看待教育，因而著重外在社會體制的改革。值得一提的是，Mollenhauer 在其晚期思想漸趨成熟之時，重新回歸了教育學的角度，強調教育中具有的文化陶冶之功能，從而突顯了人格成熟及完整性的重要性。簡言之，Mollenhauer 這樣的調整與回歸，不僅將教育與傳統文化重新銜接了起來，也使得教育的內容更加的豐富。

## 參、本書內容簡介

《被遺忘的連結》雖於 1983 年即以德文出版，之後並分別有不同語文的譯本（如荷蘭文、日文及西班牙文等）出現（Friesen & Sævi, 2010），然而期間卻一直未能以英譯本面世。直到 2014 年時才由 N. Friesen 英譯，並由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Friesen 不僅是本書的英譯者，而且在英語世界也極力的推介此書。他除了稱許此書對於教育史及課程理論有著極大的貢獻外，也陸續寫了論文探討該書實際在師資培育上的運用情形（Friesen & Sævi, 2010），更為本書寫了一篇極為詳細的簡介，

對於讀者快速瞭解本書提供了絕佳的指引。大體上，本書篇幅雖不大，英譯本約 140 頁，然而由於本書所採取的取向較偏於教育史的領域，而且涉及領域尚包含繪畫、小說、戲劇等其他藝術文化領域，需要較廣的背景知識方能深入理解，故在實際閱讀時並不若想像中容易。正如張淑媚 (2008) 所言，Mollenhauer 在本書中是從傳統歐洲對人性的觀念出發，論述如何透過繪畫作品（如 von Rembrandt 等作品）和其他文學作品（如 Augustine、J. A. Comenius、B. Brecht 等人）來說明教育應協助學生開展自主性和可塑性；其在批判教育學的發展中，可說另闢蹊徑，係採「美學」的角度重新論述「解放」的觀念。又根據 Friesen 的看法，Mollenhauer 在本書中所顯現的，並非不再關注「解放」的問題，而是對於社會科學所使用的語言不甚滿意，Mollenhauer 有感於以往社會科學語言常以抽象性語言（如互動、再製、社會化）或一般性制度（如階級、家庭、國家）之類的名詞來論述吾人成長過程中教育的意義以及我們對於兒童所抱持的希望，但這些語言過於抽象及理論性，卻忽略了「自我的方式」（ways of the self）、文化內涵的分享甚至是那些人性中真正重要之事。從筆者的角度看，Mollenhauer 所採取的不同論述角度，也正是本書中最引人入勝之處。

本書涉獵的範圍雖然很廣，但是在內容的結構上卻倒是相當地清晰，而且也與西洋教育史的發展分期有所呼應，足見 Mollenhauer 在構作此書時的深思熟慮。本書分六章，第一章為序言，所提出的問題是「當我們提及『教育』（upbringing）時，其意為何？」，探討的主題是「教育」與「陶冶」<sup>3</sup>。第二章為「呈顯」（presentation），探討的是

<sup>3</sup> 本文在使用 upbringing 與 Bildung 時，分別將其譯為「教育」及「陶冶」。按 Mollenhauer 原來的德文版其副標為「überKultur und Erziehung」，故沿用 Erziehung 之原意譯為「教育」。惟 Mollenhauer 在使用 Erziehung (upbringing) 時，其意義要比一般「教育」的意義更為廣泛些。在德文的用法中，Erziehung 主要有「引出」（drawing up, drawing out）的意涵，但在實用運用時亦包括了嬰幼兒的出生及養育、試前準備、教師培育等意義，並不是那麼偏向專業性。至於 Bildung 歧義更多，在英文中甚至找不出某

成人如何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呈現在兒童面前的問題。第三章為「再現」(representation)，副標為「選擇要傳遞什麼？」(selecting what to convey)，探究的是如何進行有系統的教育的問題。第四章為「可塑性」(Bildsamkeit)，副標是「信任兒童的學習欲」(trusting that children want to learn)，探究的是如何尊重兒童並且引出其內在品格的問題。第五章標題是「自我活動」(self-activity)，主張應給予兒童主動解決問題與活動的空間。第六章為結論，副標為「認同的困難」(difficulties with identity)，討論的是「我是誰？」「我想要成為怎樣的人？」「我要如何去幫助有那些有認同困難的人？」等問題。

由此可知，除了各章的標題與內容具一定的系統性及結構性外，Mollenhauer 在各章均以明確的主題及問題開頭，接下來又多方地引用了饒富啟發的不同來源的材料（包含小說、繪畫及戲劇等素材），惟其仍扣緊原先的主題及提問，這些在在顯示了本書亦是本十分嚴謹的學術著作。再則，本書的各章間也具有歷史的一貫性，具備教育史的性質。在本書中，Mollenhauer 主要關心的是西方早期現代時期 (early-modern period) —亦即從文藝復興開始到 19 世紀工業革命的時期，但實際上本書探究的材料幾乎涵蓋了西方教育史上所有重要的時期，而每章中間也似乎也都有 Mollenhauer 所刻意著墨的特定歷史時期。例如第二章中，其焦點是在古代到中世紀，探討的是「呈顯」，也就是成人直接將其生活方式呈現在兒童的面前之教育方式，其所提及的人物或例子是 Augustine 與 Menocchio 農人；第三章的重點是在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時代，例子有 Comenius、Velázquez 與 Shakespeare，探討的是「再現」，在此時期教育是透過圖畫、文本與書本而發生。與第四章及第五章有關的是啟蒙與浪漫主義時期，主題放在兒童與成人、兒童與世界的關係

---

個單字可與其相對應，故目前英語世界愈來愈偏向保留 *Bildung*，而不逕譯為其他英文單字（如 *culture*）。

上。Mollenhauer 認為，正是在這段時期，「童年」(childhood) 被「發現」(discovered)，成為一種社會與文化的「實在」(social and cultural reality)，視兒童為一種具備潛在理性及潛能的存在。這兩章中討論的範例人物則有 J. G. Fichte、O. F. Runge、K. Hauser 與 J. H. Pestalozzi 等人。第六章則著眼於當代，也就是 20 世紀。此一時代的特性是意識型態驅動的毀滅性戰爭，還有就是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遂使得個人的認同愈發困難，而「認同」也成為本章的主題。本章所提及的人物則有 Vincent van Gogh 與 Brecht 等人。

雖然本書具備強烈的歷史性格，但本書並不是採取線性進步的歷史觀，而毋寧更接近於 M. Foucault 所講的「斷裂」(disruptions)、「錯誤源始」(false starts) 與「迂迴」(detour, Umweg)<sup>4</sup> 的歷史，他所作的亦是有如 Foucault 所謂的「系譜學」(genealogy) 式的探究工作；他不將歷史的發展視為漸進累積的發展過程，而是將其當成曖昧難解的個別性「事件」(events) 來處理 (Friesen, 2014: xxviii)。若從筆者的角度來歸納，Mollenhauer 在本書所從事的正是有關「教育」及「可塑性」或「可教性」(Bildsamkeit) 等相關概念的系譜學分析。

## 肆、什麼是教育？

如前所述，Mollenhauer 在本書中所從事的是「教育」及其相關概念的探究。在本書中的第一章中他探討了什麼是「教育」(upbringing, Erziehung)，什麼是「陶冶」(culture, Bildung) 的問題。Mollenhauer 所採取的角度在今日顯得相當特別，亦即他問的是「年長的一代」或是「我們」(指教育工作者) 究竟想要些什麼的問題。此種提問的角度不

<sup>4</sup> 據 Friesen 的說法，「迂迴」(Umweg) 可謂 Mollenhauer 學術生涯中最喜愛引用的隱喻之一。

是從兒童的本身來出發，卻是從成人的角度來看，和今日流行的「兒童本位」教育思想顯有差距。**Mollenhauer** 對於此一問題的回答也頗有文化教育學派的味道。他認為教育不應該只是注重有效率的教學，以希望讓學生能獲得適合就業或經濟發展的適當能力；或是將教育當成匹配個人予適合之社會角色的工具；基本上，教育並非師生之間個人關係的活動，卻是不同世代之間的「文化傳遞」。

面對著 1960 年代以來所盛行的「反教育」（anti-education）運動之風氣，**Mollenhauer** 認為我們當然可以選擇給予兒童完全的自由，任他們發展，然而所謂的「教育」或「養育」，在兒童的成長過程中其實是不可避免的一成人若有意不施予兒童良好的影響，兒童仍會受到其他的影響。**Mollenhauer** 認為成人必須要去思考，「我們為什麼要有孩子？」的問題。他對於此一問題所提出的暫時性回答是：「我之所以有孩子，是因為我想要一直保持（perpetuate）我生命中的善（那怕只有一點點）。」他認為這樣的回答至少有下列三種意義（**Mollenhauer**, 2014: 8）：

1. 我想要讓人類歷史能夠持續下去，而我自己的行動也能藉此種對未來的肯定有了清楚的方向。
2. 我自己的存在也能透過兒童，以某種微小或是不是那麼特定的方式得以延續下去。
3. 我所提供兒童的生活方式具有某種共通的價值。

基於上述的體認，**Mollenhauer** 認為成人在教育中帶給兒童的，或是教育中首先應該關注的是「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這些文化遺產不只與過去及現在有關，也應該考慮到其對於未來的適用性（fitness）。當然，在論及文化遺產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時，**Mollenhauer** 認為仍需顧及兒童的發展及獨特性，亦需考量所處情境的條件與特殊性。



在將「教育」的概念由個體之間的活動擴大到不同世代之間的活動之後，Mollenhauer 又從「呈顯」的觀念，說明早期人類的教學是不能與整體文化 (overall culture) 區分的。以往的教學不只是發生在正式的課程之中，也可能發生於不是那麼明顯的教導之中。亦即成人可能無意進行教育，然而當他以某種生活方式呈顯在兒童面前時，他就是在進行教學了。Mollenhauer 觀察了 1400 至 1600 年間許多的版畫，他觀察到，最早是兒童出現在成人的農場勞動中，後來兒童所出現的則是在手工藝（例如編織）活動的場景中，而且只是部份地參與，到最後，兒童則被描繪要去學校上學。他將這種工作與教育日益區別的現象稱之為「文化區隔化」(cultural compartmentalization)。「養育與教育的領域是整體文化的一部分，但如這些圖像所顯示的，兒童的領域逐漸與整體文化區隔開來。」(Mollenhauer, 2014: 24) 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流逝，兒童與成人社會中的工作現實的接觸機會，逐漸被「過濾」(filtered) 了出來。

上述的「過濾」即是教育，亦即原先「直接」在兒童面前呈顯的成人生活方式，如今「間接」地再現出來。Mollenhauer 觀察了 16 世紀以後的西方繪畫，他發現這些圖畫中，兒童開始與家人間有所區隔，更多的是與書本或是數學記號在一起的畫面，這意味著兒童開始上學了。相較起來「呈顯」的方式是自然而然的，習慣性的；但「再現」卻是經過事先思考的、計畫的，同時也有某種的技術性在內。教育中的「再現」，是經過選擇的、是經過系統安排的，在本書中，Mollenhauer 選取了三種文化資源 (cultural resource) (Mollenhauer, 2014: 34-52) 進行分析：

1. 一本書本——以 Comenius 的《世界圖解》(Orbis Pictus) 為例，說明「再現」的目標及可能性。
2. 一幅圖畫——以 D. Velázquez 的〈宮女〉(Las Meninas) 為例，揭示「再現」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問題。

3. 一封信——以 Pestalozzi 的〈來自 Stans 的一封信〉為例，說明當個人在面對再現之挑戰與問題時所作出的回應。

「再現」意味著教育的出現，然而也意味著教學的活動必須面臨更多的挑戰與困難，一方面人們必須決定怎樣的文化資源與生活方式才是有價值的以及可以選擇的；另一方面人們則必須思考用怎樣的方式來進行「再現」。惟無論「再現」是以文本的、圖像的還是課程內容的方式來進行，我們都必須體認到「再現」是不可能與成人生活方式的直接「呈顯」截然二分的。

基本上，「呈顯」與「再現」皆是從成人角度對於教育所進行的理解。然而我們並不清楚兒童究竟可以將成人所傳授的事物內化到何種程度，是以我們還必須從兒童的觀點來探討教育，這就是有關兒童「可塑性」與「自我活動」的討論。在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的時代，Mollenhauer 發現了有關「可塑性」與「自我活動」兩個概念的出現。Mollenhauer 認為，「可塑性」屬浪漫主義時代的構念，這種構念將兒童視為一種珍貴與天真的自然存有（precious and innocent natural being）；兒童作為一種自然存有，會受到社會及其習俗的形塑或戕害甚至毀滅。可塑性是兒童身上一項極為寶貴的資產，屬於兒童本身的召喚（the call of the child）<sup>5</sup> 卻也是相當脆弱、容易喪失的特質，是以成人在教育的過程中有責任培養出一種「態度與傾向」，可以敏銳察覺與接納兒童身上的這種召喚。

除了「可塑性」外，自我活動或自發（self-starting）亦是兒童與青少年所具備的難得特質，但自我活動也非自動就會在兒童的身上發生，它還是得來自於另外一個具有理性及反省行動能力之人（特別是成人）的支持。在 Mollenhauer 的用法中，自我活動不只包含了對於自我及世

<sup>5</sup> 引用 Augustine 之語，參見（Friesen & Sævi, 2010: 134）。

界的動態覺察，也涵括了個人自我生活方式與生命抉擇也同時必須是動態與主動的，因此它其實是一種隱喻的概念，亦即是人的生命、人的自我認同的形成是不斷地在「流動」（mobility）中的。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Mollenhauer 探討了「認同」的問題。其實 Mollenhauer 對於「認同」的看法並不複雜，他主要是把「認同」當成是我們與自我間的關係，而這個關係是時時面臨著挑戰的。對於 Mollenhauer 而言，「認同」沒有終極的、固定的終點，它也不是一定由混亂步向清晰的，相反的，在我們生命過程中，「認同」所面臨的危機並不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逐漸減少，反而會持續的增加。Mollenhauer 在這章中用了繪畫史上一些畫家的著名自畫像，解釋了自我與自我之間的認同關係其實是不穩定的，而且也常受到其他人與自我關係的影響。而正是由於個人的認同是不斷地面臨變化與發展中的，這使得我們所進行的教育活動也將成為一種冒險的行動。簡言之，在 Mollenhauer 的看法裡，我們不能將教育的全體化約為科學與學術研究，因為無論是可塑性、自我活動、呈顯與再現和認同的問題，它們在今日的社會中都是更為複雜與困難的。面對著如此的艱鉅的教育任務，兒童對於我們的召喚卻更加迫切，教育工作者因此責無旁貸。

## 伍、對於本書的評論

從筆者的角度來看，Mollenhauer 這本書無論在論述的架構以及探討的取向方面都是極富啟發性的。他一方面探討了教育的最基本的概念（如教育、陶冶、可塑性及自我活動、認同等），另一方面又有別於一般分析這些概念所慣用的「正典」或是「主流文獻」，取材自更廣泛的文化資源（如繪畫、小說、戲劇、書信等）尋繹教育源頭的線索，此舉對於開闢教育研究的新領域及新工具可說提供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指引。再

則，本書不僅象徵了 **Mollenhauer** 意圖跳脫批判教育學的社會學分析，而試圖回歸更具教育及人文性的傳統德國精神科學的教育學路線，但在其探究方式及最終所作出的結論上，卻又採用了更為現代的「後現代」的觀點，這使得本書無論是在觀點或研究的方法上，都更具綜合性及全面性。

當然，**Mollenhauer** 在本書中許多的創見以及對教育意義的重建，更值得教育工作者進一步深思，包括成人在兒童教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責任，教育不只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亦是不同世代的關係、教育應該來自於文化與兒童可塑性及自發性之間的動態辯證，乃至於自我認同的流動性等，都是頗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然而，以本書企圖心及內容規模之龐大，有部份地方或是出於筆者個人能力所限，或是基於歷史詮釋觀點的不同，故仍未能完全接受 **Mollenhauer** 之看法的亦有多處。例如 **Mollenhauer** 在進行教育相關概念的系譜學分析時，其取材究有何規準，有無較為嚴格的歷史證據及規準？學校的大規模出現一定是在文藝復興之後？其對於教育工作因過份困難與艱鉅而不能化約為科學及其他學術研究的主張，會否使得教育研究者裹足不前，反而使教育研究工作倒退？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不過就如上段所言，**Mollenhauer** 在本書中所作出的貢獻，可說為教育研究（特別是在教育哲學與教育史的研究上）踏出了極有意義的一大步，我們或許可借鏡他的一些研究取向及資料的分析的方式於本土性的教育研究上，從而幫助我們對於現今教育的基礎和意義能有更深入的思考，這也正是筆者引介本書的主要用意。

## 參考文獻

張淑媚（2008）。論德國教育學者 K. Mollenhauer（1928-1998）前後期思想的轉變。《教育研究集刊》，54（4），1-17。

- [Chang, S. M. (2008). On K. Mollenhauer's development and shift of educational idea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4(4), 1-17.]
- Friesen, N. (2014).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K. Mollenhauer (Ed.), *Forgotten connections -- On culture and upbringing*.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 Friesen, N., & Sævi, T. (2010). Reviving forgotten connections in North American teacher education: Klaus Mollenhauer and the pedagogical relation.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42, 123-147.
- Mollenhauer, K. (2014). *Forgotten connections -- On culture and upbringing*.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 Tenorth, H.-E. (2001). "A new cultural history of education":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histor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T. S. Popkewitz, B. M. Franklin, & M. A. Pereyra (Eds.), *Cultural history and education: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schooling*.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